

hals

zzzkqq

2020-03

* 龙门少年杀人事件

* 全文 1.8w，是权重不均的废话子集

* 本时间线设定全系捏造

有的人抓住一只蝉，以为抓住了整个夏天；就像有的课代表，抓住一个抄作业的同学，以为抓住了得宠的机会，死活也不肯撒手，非得闹到最后厮打一顿才算完。点动成线，线动成面，纷扰的话语交织起来，变成晚自习的骚乱。世界上的安静千篇一律，而这里的骚乱却各不相同：有人敲桌子砸板凳，有人跑调却浑然不知继续唱，有人明目张胆地放屁，有人比赛一口吞掉面包，有人围着他们下注，有人因此被噎着，有人学狗叫（一定是佩洛族同学），有人骂脏话，有人催促别人交作业，有人嫌他们太吵故而不得不用更大的嗓门盖过去，还有人不属于上面的任何一项，这个人就是槐琥。她合上生物书，引起了周围局部地区的短暂安静。人们安静的原因是她的动作具有警示性，书本的盖合标志着旧状态的结束和新状态的

开始。该状态可以是她扬起一把龙门币撒向空中，引发众人哄抢；也可以是她一记七武掠阵踢，把大伙都放倒在地上。鉴于她并不是近卫局那位家财万贯的大小姐，只是一个普通龙门市民兼学生，所以后一种状态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些。但她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往上推了推她的平光镜片，让世界在眼中不会一分为二，然后像风离开沙丘一样离开教室。

她在天台找到了矛，他当时正点燃一支廉价香烟，随便一个路边小卖部都能买到的牌子，而且一旦只买一包，店主就会或多或少地投来嫌弃的目光。矛最开始没有注意到她，或许注意到了，但是没空理她。他把烟填进嘴里叼住，侧身背过风，用手掌护住擦亮的焰苗，凑到烟丝上耐心地点燃……之所以它造价低廉，是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杂质，燃点高，并不能碰一碰就着，而是需要片刻的等待。作为一个鱼贩，他最擅长的就是等待……等到火星像腹蛇快速吞吐的信子，在烟头上一眨一眨地翕动时，他就用两指夹住，从两片干涩的唇间取下它，抬起头来，这时就看见了槐琥。她已经离得他很近了，如果没有萦绕的烟味，她还能更近一些。矛呼出一口白气——只是在冷风中迅速液化的小水滴。他坚守着行业的卫生准则，而香烟则会影响他的味觉，附着到食材则会更麻烦，所以他从不往肺里吸。嘴唇之于香烟更多的是固定作

用，毕竟他长不出第三只手，其实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如果真的需要，那么第三只手应该装在哪里的事宜，最终的答案是介于右肋和腋下的那部分区域，这样他每一次挥刀，就可以多斩断一条鲜鱼……

他抬起白天忙碌了十几个小时的疲惫的眼皮，无精打采地瞥了槐琥一眼，作为招待顾客的最基本礼仪。如果她在清晨四点刚出摊时见到他，情况则将大为不同——他会一边擦手，一边向她介绍哪些是最新鲜的食材，哪些则因为隔夜所以打折。当然，说这些话时，他还是一双死鱼眼、垮着身子，像提着两大袋水产，声音也提不起顿挫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。他很珍惜自己的身上的能量，节能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多少精力；就像他省钱，省钱是因为没钱。

他说：鱼丸给你放那儿了。手还夹着烟，指示一个方向，烟像钓线一样直着上升，让槐琥想到小学时健康绘本上的插画，死神正抓着钓竿，钓那些吸烟者的命。予转身将烟放在天台的护栏上，让死神钓了个空饵。这个举动有明显的逃避嫌疑，很像是他被抓了吸烟的现行，所以才把烟放下以示毫无瓜葛。但槐琥见过他很多次这样做了，每次他来学校送餐，都要照例点一支放在天台。这烟是给死人抽的。他的一个老客户就是从这个天台上跳下去的。那个学生槐琥也见过，是个沉默内向的黎博利，跳楼那天，他耳朵

后面渗着血，族群引以为豪的美丽羽毛被人薅个精光。他的死是因为考试作弊挨了老师几句批评，顶嘴时无法忍受所以寻了短见；也是因为他在平时倍受霸凌，被班主任因为父亲有源石病而百般侮辱，所以活不下去了——这要看了解信息的渠道是校内的统一通报，还是自己的亲眼所见。如果他能说出来就好了，他说出来，槐琥一定会去把那些收保护费的人教训一顿，可惜他凡事都喜欢憋在心里，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所以最后死掉了。

“你的是最上面那一层。”牙又提醒了一句。他在里面多加了几颗鱼丸，基本上那一盒不赚钱。槐琥揭开盖嗅了嗅，满意地又把它合上，想说些什么，天台的门突然被撞开，阿慌慌张张地跑上来，身上带着一股浓烈的榴莲味，让槐琥很容易联想到了他刚刚做过什么，同时心中猜测这次追上来的人会不会破上一次的记录。

“槐琥姐，你帮我拦着点，我先翘了，”阿把薄薄一层背包挎上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鱼丸你帮我捎回所里吧。”

他越上栏杆，一拽背包前面的绳头，身后便弹开一张巨大的滑翔伞。他在起飞前转头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哎，你也在啊。”然后蹬出天台，闪入林立的楼房间消失不见，只把狂妄的怪笑声留在了这里。

孑想：我见过他么？铁门慢悠悠地转着门枢，忽然又被一拳顶开，几个怒气勃勃的男子提着扫帚拖把挤在门框间，像一罐沙丁鱼罐头。为首的一个质问：那个菲林小混账呢？跳楼了？

“跳了，”孑敷衍他：“老板，要不要买点鱼丸，限时八五折，多买多送。”

“你是？啊，倒听人说过，一人一刀闯码头的分舵主……”来人的气焰很明显消了很多，尤其是看见了旁边还站着个学校里出了名的功夫菲林。

“别传谣了，老板，”孑叹口气说：“我真的是个鱼贩。买鱼么？”

“买？买个屁，大晚上的，不怕胆固醇病啊？”他揉着臀部，那里裤子破了一个大洞，应该是阿研究出了什么加强肠动力的药物。他对槐琥说：你告诉那小混账，别让我逮住了……槐琥朝他摆摆手，表示她知道他要说什么，阿要让他逮住没好果子吃，所以不必说下去了。那群怒汉一时也编不出什么新的威胁，只好铩羽而归，任由那个作恶多端的坏学生搭着滑翔伞跑掉了。孑一语不发地盯着被阿踩灭的烟头，他逃跑时当然注意不到这个小细节，一脚把它碾到了地上。槐琥提起蒸出水汽的塑料袋，说：我替他道个歉吧。

“不用，点烟只是个形式，跟烧纸钱一样，

都知道他是无意的，”子拧一拧自己的鼻梁，皱着眉，好像直面着眩目的强光，说：“他也不是存心让人当成坏人。”

“那就明天见——说不定晚上就能再见。”槐琥拉开天台的门，走进楼梯。她知道子也在说他自己。

她第一次遇见子是在高一的夏天，子刚刚转学过来，坐在班里靠墙的位置无所事事，像一封无人认领的信，一座公墓里的雕塑。如果有人对他笑，他就回一个更好的。他的脸因为长期日晒与种族特性，皱出黑一片白一片的瘢痕，而且不懂笑容的要领，所以看起来很像罪犯，笑起来就更可怕，俨然一个变态连环凶手。在他的笑眼中，每个人看自己的倒影都像盘刺身。他没有校服，自己的上衣也不体面，是件花点钱就能从劳保市场批发来的白T恤，上面印着生鲜大卖场，特别的掉价。这是因为母语的麻痹性，如果用维多利亚文印花，改成“Fresh?food?supermarket?”，虽然意思一样，格调可明显上去了。但如果真印上去，龙门的大爷大妈就认不得了，不仅如此，还要说他是假洋鬼子，不买他的鱼，这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。除此之外，他的牛仔裤磨得破绽层出，手指贴满创可贴。他穿球鞋，他戴铁项链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于是有几个同学讥诮他

土气、邋遢。世界上确实从来不会缺乏这种人……无论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看见矮子就骂，看见高个就损，新生入学时，他们看见槐琥留着短发，一拳砸烂墙板，追得收保护费的高年级生满操场跑，故而在背地里说她是个二尾子，中性、粗鲁。子倒是觉得，一个人长得中性，是否粗鲁，并不取决于她的发型、身手或是嗓音，而是唯一取决于她是否有一颗粗鲁的心……但他当时还不认识槐琥。围着嘲笑他的人呢，他也不想认识，正如他不想认识冰箱里馊掉的海胆。

那群人的意思很明确：如果子为此发怒，他们便说：“他急了”；如果子忍气吞声，他们便说：“他怂了”。这一招屡试不爽，从未失手，所以当他回话时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备选方案。子说：“是啊……欢迎光临，同学的份上，打个九折。”这个反应很明显不属于两种预期中的任何一个，所以他们愣在原地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办了……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很得意地吹嘘：那个转校生被我们吓到啦——子来上学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有时甚至一连整个星期都见不着面，好像真的受了这些人的惊吓，但真相是他的养父董阿伯摔伤了，没人去看摊，只能他顶着，否则家里要揭不开锅了。接着考了一场联考，他的成绩是惨不忍睹的一片 C，只有物理和历史是 B-，好像一群侏儒里最

高的两个。这是因为牙平时除了做鱼丸

，还经常帮着邻里捣鼓捣鼓收音机，对电路熟得很，手上的几处划痕就是焊锡烫的；至于历史，是因为历史老师刚订了婚，还处于甜蜜时期，对每个学生都倍加关照，随便填填空就能拿个 C……他被叫去办公室谈心，被问及为什么他每天都要算账，然而最后三道大题却错得没边时，他答道：因为龙门币用不着圆锥曲线与导数换算……令在场的众人瞠目结舌。因为这种情况下的标准答案只有两个，其一是低头盯着鞋尖不说话，被老师骂到滚蛋；其二是痛哭流涕地悔过，以示自己发奋图强的决心。但他非得来这么一句，好像错的不是自己而是龙门币一样，显得问话的人很蠢，让诸位老师都不好拿捏了……

考完试后，他去学校的次数更是愈发减少，最后索性办了休学。众所周知，在知识可贵的背景下，除了源石病的瘟星和家徒四壁的穷人，没人会办理休学，就算是办了也不会受理，砸锅卖铁也要上，因为泰拉世界乱着哪，没文凭则无处立足，只能去黑心医药公司被压榨，或者当一辈子修车工、一辈子服务员。班里捕风捉影的包打听说他不是第一次转学了，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，他本来就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读书的这块料。槐琥想，他应该是，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读书的料，但他能分到学业上的时间太少了，正如花盆里的土质再好，也长不出盘虬巨木。又谈到他

他辗转颠沛的原由，因为他总是不受待见，说来也是，长了一张凶神恶煞的脸。原来那所学校里的学生玩丢书包的游戏，等到子出手时，被砸的人莫名就飞出好几米远，拉开拉链才知道，原来子的书包里全都是砖头。真相大白后，他就被一路追到了旗杆上，愣是直到天黑也没下来。这种说法多少有杜撰的意味，而且更像是阿的作风——这时大家都记起来，哦，这就是阿前几天刚干的事，还是槐琥出面，才把他从旗杆上拎了回去，不然第二天升旗仪式会是个麻烦。包打听脑子里的事情很多、脉络很杂，所以搞混两个人的事迹也是在所难免的……但这时又有了一个新问题，那就是子的过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故事。暂时还没人在意这种问题，因为大家都开始骂起了阿，没空理这个若即若离的转校生了。

槐琥挑了一天去看望他。说是看望，不如说是不期而遇。因为虽然槐琥古道热肠，但还远远没到没话找话嘘寒问暖的地步。那天子没出摊，憋住一口气扛着两个花圈从巷子里钻出来。花圈一大一小，受力不均，当大的那个快滑落时，就被槐琥从后面托住。子没看见她的脸，但闻到了她身上的气息，于是便没有回头，耸耸肩膀把花圈的支架扶正，对身后的槐琥道：别沾手，不干净。

“不碍事，”她说，“论心不论迹。”

子没再回话，算是认可她的观点。跟她一路拐进下城区歪七扭八的居民楼街道。槐琥在后面单手扶着，像公园里身手去够飘飞的气球或者树叶的孩子。一个穿着朴素、打补丁的札拉克中年男人坐在楼道大门前的马扎上，摇晃着脑袋，拿抹布擦着脖子。他看见子像开屏的孔雀一样背着花圈走来后，撑着膝盖站起，双手伸过去搀他。然后他看见了走在子身后的槐琥，脸色一下子窘迫起来，慌慌张张的，好像手是从别人包里偷来的一样，不知该插进兜里还是露在人前。他支支吾吾地问：“阿子，我这身给你丢人，这、这是，女朋友？”

“同学。”子将花圈从肩上卸下来，放在楼梯口。这时男人才稍稍松懈了神色，如鲠在喉：同学来了，不来家里坐坐，那、那怎么……

“我带她去我家坐坐，大叔，先忙好自己的吧。”

槐琥从善如流地跟着他离开了拥挤的巷道，下城区尤其是贫民区的布局大多如此，层叠、逼仄，墙壁上喷满了粗鄙的涂鸦，杂物在墙根堆砌得像是菜市场收摊时的动物内脏，只能看见一条线段，每年都有人因为被剥夺了视野而被路口突然冲出的泥头车撞死，大家愤怒地谴责司机、谴责杂物、谴责造物主，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设置信号灯或者限速警示标志。正

午的阳光把路面刮得明一片暗一片，像子的皮肤。许多女孩子因为一块青斑便要死要活，子的脸皮杂成这样还敢抛头露面，令她们完全无法理解。槐琥说：无意冒犯，但我还以为……出事的是你家。

“啊。那大概率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笃信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子因为扛了一会儿重物，走起路来有些驼背，配合他恹恹的目光，像个垂头丧气的丧尸。他说，那个扎拉克男人是这家的亲戚，这家三口人都没了。他们生前还是董阿伯摊上的常客，爱吃肠粉，总要加过量的葱花。后来慢慢不来了，因为夫妻双双下岗，没钱再买这些口体之奉，晚上还得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。就在昨天，这对夫妻拿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块猪肉、一颗白菜，拌了满满一盆馅子。等父亲去学校接完女儿回来，一家三口就一起吃下了包着毒鼠强的水饺。近卫局派来的法医说，已经出现了尸僵，由此推得死亡时间是十二到二十四小时。子对这些学术性的东西不上心，只知道自己从此少了一个邻居。穷邻居间搭建纯真的友谊比富邻居间要难得多，但是断裂却很容易。所以他中途回了一次身，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，夹出一根点燃，放在最下面一级的楼梯上。烟比纸钱容易买到，在贫民区，烟是一种流通的货币，学抽烟是大多孩子长大的必经之道，就像萨尔贡人的割礼。槐琥拿出便携的单词本，在旁

边等他。岩烧店里飘出煎蛋的香气，绑紧头带的店主端出一盘嗞着热气的牛扒，由老板娘转呈给窗边的客人。她脸上敷了一层粉，穿着仿十二单的东国衣裳，隆重而累赘，只在每个月的开业纪念日如此打扮。经过落地窗边时，她的视线在孑身上停了几秒，似乎也在等他回头，交接一下熟人间的善意。但他没有。槐琥想到了那个无厘头的科学实验，证实了目光具有能量，但看来孑并不具备接收它的同频……他在被淋湿之前总是觉不出下雨，和董阿伯大相径庭。往往是乌云还没聚起来，董阿伯的膝盖就已经疼得他龇牙咧嘴，不得不找块毯子盖上了。

因为董阿伯的关节问题，家的选址就要颇费心思。不能在低洼的地区，湿气侵扰；住的楼层也不能太高，否则爬楼就要把腿累断。孑选择出摊的位置也遵循此道，得考虑城管的巡逻路线、客流量的多少以及商圈的租子，所以定在了龙门中央公园。他的愿望是把铺子开到日落大道去，赚更多钱，正如董阿伯想在哥伦比亚焕发职业第二春，这两件事都没有实现。董阿伯是因为得不到鼠王的首肯，而孑是因为不具备赚大钱的铁石心肠。通往家门的街道两旁杂乱地倒着一排自行车，受潮的硬纸板发出酸味，堆积的汽车轮胎则是橡胶老化的臭味，一切使得大地不像大地，而是意象的集合。槐琥就这样穿过气味，像穿越十一

月的雨林，到了子和董阿伯赖以栖身的家中。

子给她接了一碗凉好的豆浆，碗是老式花瓷碗，和囍被、机械表或缝纫机一样，有一种古早的灰影。虽然豁了一个小口，但清洗得很干净。子说，豆浆比咖啡有营养。这样便掩过了家中没有咖啡机的事实。但他紧跟着说了一声：何况家里也没有咖啡机……这样又显得他先前的行为多此一举，只收获了一份不必要的诚实。槐琥听了之后，啜了一口醇厚的豆浆（比路边摊多了半倍的豆量），道：德在人先，利居人后，挺好的。子撕开比戒指还多的、箍满十指的创可贴，其中一些已经被油料熏染成老年乳晕的颜色，然后贴上新的。槐琥看见了他年轮般盘旋的伤口，想起了父亲的拳茧。一个练家子总要被迫在身上留下些证明，如果没有成果，便只是伤痕；一旦出人头地，就是勋章。她看着墙上的老照片，照片里董阿伯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，坐在师傅们中间，问：你爸爸呢？

“生父在监狱。……养父么，应该在澡堂子。”他坐进二手沙发里，皮套已经不再能发出崭新时的咯吱声，像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人。他伸手挪过茶几玻璃桌面上的印制电路板，翻来覆去地看：“要不是今天我得去给街坊帮忙，现在应该被他叫去搓澡了。”

那么传闻是真的了，槐琥心想。关于孑，她听过形形色色的传闻，一如他手上各式各样的割伤。仿佛孑的本体被淡化，变成一道填空题，什么答案都可以往里填一样。董阿伯据说早年为某个大人物挡过一发流弹，这辈子都直不起腿走路，每天都得去泡三个小时热水澡加桑拿，才能让腿的血脉活络。要不是孑，摊子都开不下去了。至于孑的生父，传闻中是这样的：他本来是个公交司机，因为弯腰去捡硌到踏板之下的水瓶没有看路，造成了伤亡，进了监狱。她没有仔细追问——孑是精于市井之道的小贩，钱给多了就一定要找零，她担心孑会反过来问她，她怕她会忍不住跑开。

[那？一天看到什么了/记起的是什么呢/你又梦见他了么/还在找寻着吗/那个丢失了它的人/在纸上写下？回答我吧？回答我吧/一遍一遍重复说着的话……]

“唉？我还没调试呢，”孑微微睁大眼眶，盯着眼前传出失真歌声的收音机喇叭，比看见它活了还惊讶：“今天走运，可以去买张彩票……”

“……多谢款待。我想我该走了。”槐琥匆忙从父亲的影子里抽身，放下喝了一半豆浆的碗——孑给她盛的量太足了，一时半会无法完全喝完。他问：这就走了？

“嗯，明天还有考试，先回去复习了。”她说：“豆浆很好喝，下次就从买鱼丸的钱里加吧。”

“这是送的。”他似乎有些难为情地搔一搔后脑勺。

槐琥是朋友了。他后来这样向她解释：男生之间，至少是在他这里，一起受罚、一起吃饭或者一起看黄色漫画都不算朋友，但是如果请人去家里玩，就是认可友谊的表现。虽然那次是为了不让札拉克男人尴尬，才不得已请她来家里做客，有种迫使的意味，但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。越卑微的人越对底线有着偏执。董阿伯也清楚子的这个规矩，他对子说：时代真是变了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男人的友谊是四大桩：一起同过窗，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嫖过娼，以及一起分过脏……不用想也知道，以他的说话思维，他一定还会教授子其他的事，比如甄别烟草的优劣，陈酒的真假，还有男人右手的第二种用法，尽管这些对于子来说都是无师自通。槐琥听了子的话，暗想，这人真是幼稚得可以。但其实事情还比她想得更复杂，因为她告辞后，子便开始了自渎。每周的这时候，龙门广播的一个频道都会播放戒色演讲，他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演讲者们的蔑视。那天他不用出摊，不必在意手部清洁卫生，看起来像是天赐良机。他当然可以去游戏厅、舞池或是酒吧一类的地方消遣，但是那需要大量

的余钱；他还可以去泡书店、泡公立图书馆，他平时也喜欢这样，但他那天就是没做。在他的意淫中，槐琥始终没有出现，甚至因为她的原因，菲林这个种族都推迟到浪潮过后才浮现出踪影，只能归类于某种心理上的爱屋及乌吧……

还有另外一种光景：予推着餐车在前面跑，近卫局的城管在后面撵他。汤汤水水漾得涌出锅炉，洒在铁皮桌面与地上，久而久之便在街道上洩出两道车辙一样的轨迹。当然，如果被逮到，那他就不是予，近卫局也就不是近卫局了。早在他还能上学的时候，槐琥就领略过他的逃跑技术。因为他要等董阿伯到来后亲自完成鳞鱼丸的小摊的交接，而董阿伯有一条腿瘸了，赶起路来像一辆方轮胎的自行车，要耽误些许时间，导致予总是迟到。当然，予可以向他提出早一点来的要求，但他闭口不谈。即使是槐琥，也是很多次才勘破的这个秘密，它像是有传染性一样，令她也对此默不作声，仿佛和予形成了一种默契。很难想象这两个人会有默契，在门卫眼中，槐琥的形象简洁、干净、锐利而鲜明，像一根消过毒的针；而予邋遢得像一个露了馅的菜包子，每天踩着点狂奔而来，身上一股海鲜的腥味，大衣的袖口总沾着一圈铁黑色的油污，露出鞋口的袜子一只黄一只灰。因此她极端反感这个转学来的乌萨斯，同他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追逐

战。那个门卫自己也是个乌萨斯，也是转关系过来的，而且职位只是门卫。换言之，有她没她，大家都一样的上学、授课。但她觉不出来，因为她就是这个可有可无的人本身。她当时年近半百——这个年龄的雌性看谁都不会太顺眼，只能说是孑倒霉。她和孑的班主任商量好，不要给孑留教室门。班主任嘴上答应，转过头就把承诺忘掉，这是因为孑是班级全勤的最后一块拼图，而班级全勤与其年终奖息息相关……她喊孑停下，把名字登记了再走，以便向纪律委告状。但是孑不理她，因为铃声还没响起，她这是故意使绊。他在生鲜大卖场待久了，知道年终奖的重要性——只要它在，班主任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要是它丢了，班主任也不会帮自己了……

在躲门卫之前，孑已经和近卫局城管斗智斗勇多年，而且离开学校后，他还要继续斗下去，故而练就一身绝技，进校门时七成功力都用不上。槐琥当时和他还不熟，只把那些追逐战当作消遣来看。她和孑真正熟络起来还是在他休学之后，就像一些作者死了，作品才在世上流传，不说生不逢时，也是阴差阳错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门卫堵孑成了校园一景，很多人宁愿冒着迟到的风险也要准时收看每日清晨固定上演的一幕，导致很多班主任的年终奖都没了。孑在飞速跑动中定睛打量着门卫的动作与眼神，一如他削

鱼片时仔细观察鱼肉的纹理。如果她上半身前倾，作搂抱状，子就稍微下蹲，像滑冰运动员过弯一样从她的侧肋绕过去；如果她扎个马步，作抵挡状，子就提速助跑，蓄力撑住她的背，从她头顶蹦过去。他像个库兰塔，像个黎博利，就是不像乌萨斯。又因为他挑选的角度太刁钻，步伐太古怪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坏蛋。在龙门，你要么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乏善可陈；要么是一个有趣的坏蛋，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、比门卫还讨厌百倍的人，像个擦边球一样与他们周旋……

对付近卫局，子已经驾轻就熟。关键的操作在于摆摊地到居民区的一段路程。只要在这里逮不住他，便再也不能逮住他。因为子和这里的人互相认识。一旦城管孤军深入，很快会引发各类灵异事件。子跑过去之前，路面还算平坦整洁，他跑过去之后，路面上立刻会出现各种地刺、图钉、黄油与强力胶，伴随着倾盆的自来水与纸飞机，完全看不清路况。那又是一段下坡路，城管们常常人仰马翻，这样对付一个小贩，就太得不偿失了。

至于群殴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是这样的：子早有预感，总有一天得帮着槐琥解围，就像他预感总有一天会因为阿的零食住进医院一样。所以他提前备好了家伙，和佐料、抹布、蛇皮袋与零钱盒子一起，放

在手推车的柜子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当看见槐琥领着一群人奔跑得沸反盈天时，就顺手取了出来。那是一截被换下来的锈水管，他用纱布缠住弯头，免得把人动脉打裂。子本来还想让战线拉长一些，不要妨碍周边做生意，但是把人引过去，街坊邻居就不安宁了。“而且呢，”他说，“不能让家里上新闻。”所以就地动起了手。那是一帮初来乍到龙门的叙拉古人，当街打架略微有些束手束脚，不敢坏了当地人的规矩，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嘛。而且正如那位炎国大人物所言，要在战斗中学习，这也是促进对龙门了解的好时机……很快他们发现，龙门人喜欢看热闹，不一会就围上来一堆人，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似的，欢呼、喝彩、叫好，这是第一条知识。第二条知识是，龙门人爱拉偏架。明明是两边都推开了，但槐琥和子一点伤都没有，自己这边反倒是平白无故挨了好几脚。槐琥的腿法也不是吹的，快把骨头踢断了……

第一拨围上去的人都倒下了，在余下的战斗中，他们将作为路障继续存在。正是加班结束回家的时间，路灯黯淡，围堵的人却越来越多，子抽出空来，扯下他备用的旗帜，上面印着：鳞鱼丸，无人售货；请自觉，一盒十元。这时他感觉臀部一疼，匆忙回身，及时躲过了第二发飞刀。偷袭者是个操纵着浮游刃的沃尔珀，他看见子阴沉的脸，以为是疼痛所致，

得意扬扬地摇晃着手中的枪械，炫耀道：“这个多向弹丸发射器，是今年雷姆必拓黑市上的最新产品，价值十一万龙门币。”——随即感到一阵强风向他撞来，鼓起的青筋与肌肉，因愤怒而骤缩的虹膜——矛欺身而上，一记勾拳硬生生拍在他的脸上。沃尔珀人只听见一声沉闷的蜂鸣，好像层层叠叠的碗碟一并在他头颅中打碎，鼻腔里涌出酸辣而带着苦味的液体，翻个白眼，直挺挺仰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

“这只一击必杀超度神拳，是我老爸十八年前的产品。”矛迈过他在地摊上的手臂，掏出被浮游刃捅穿的钱夹，揉着屁股：“谁发明的浮游刃，我要请他吃泔水。”

他抖擻几下钱夹，抽出一沓小面额的钞票，无一例外地全都破了洞。如果没有它们，可能坐骨神经都要烂掉。本来今天收摊后，他就可以拿攒的钱去买一双新的雪地靴——原来那个穿小了。现在不得不跑一趟银行把坏钞替换。矛大致点了一遍，惊喜地发现实际数额比自己预想的还要高。那么换完之后，还可以再买些猕猴桃，补充维生素；家里的鸡蛋也快吃完了，还有豆腐……

矛想入非非之时，槐琥一招过肩摔，巧妙地将一个大汉摔到了他的身边。她喊：“别发呆了，火烧眉毛啦！”矛一阵激灵，从经济蓝图的构建中抽身

，继续挥舞水管，打翻了几个人，嘴里小声嘀咕：“你浑身不都是毛……”很快，第二拨黑帮也都仆倒在地，哀叫连连，似乎槐琥才是施暴的一方。这一带的市民没少见过槐琥行侠仗义，对于这个结果不算意外，倒是子，他出手是第一次，做生意要以和为贵嘛。槐琥问：你伤哪了，我看看。子活动着膀子，听见这句话，有点脸红，说：还是别看了吧。

“我们的增援来了！”一个倚坐在墙根的黑帮有气无力地扯着嗓子喊了一声。槐琥和子不约而同地往路口看去，那里已经聚起了一众机车暴走族，打着明晃晃的远光灯，引擎与排气管不遗余力地制造着噪音。通常来讲，子喜欢机车，但不喜欢有人开着它们来跟自己打架。他说：你还能打么？

“忙复习来着，今天没吃晚饭，有点力不从心了。”

“怎么又不吃晚饭。”子颇为头疼地叮嘱她，“人是铁饭是钢。”

“不是正想来你这里吃点，谁知道路上碰见这些人。”

“呃，”子又望了一眼路口，那些人已经开始汹汹地发起了冲锋，“你也不看看他们的势力。”

“哎呀，”槐琥终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：“闹得痛快就没考虑那么多。”

“坐上来吧。”子收起餐车上巨大的遮阳伞，用力折叠，从车头位置给槐琥留个空。她开始还有些不解，试探着坐上去，问：“这里？”

“坐稳了。”子双手搭住扶杆：“我们甩开他们。”

他一瘸一拐地推动鳞鱼丸小摊，围观的群众给他让开一条路，有小孩子高呼：“姐姐，你那几招红眉咏春真漂亮。”槐琥眼睛亮起来，向声音的发源地招手：“挺识货嘛。”

子推着车长驱直入居民区，车轮越滚越快，他一个箭步，蹬上踏板，如雨燕般在绵长的下坡路上滑翔。很快，黑帮们也闯进了街道。这时每一个楼巷间都溜出来一排地刺，前路洒满了图钉，让所有轮胎都报废。同时天上纷纷扬扬飘飞着旧报纸，鸡蛋从窗户后面随着骂声掷出：他妈的，大晚上这么吵，不睡觉了啊?!暴走族们弃车代步，但不是被强力胶粘得寸步难行，就是在黄油上哧一声滑倒，像圆木一样滚下去……槐琥听见身后鸡飞狗跳的嘈杂，抬头望一眼明晰可见的银河，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，而且一笑就不可收拾。子还在分心注意着身后是否还有追兵，渐渐被她的笑声吸引。槐琥盘腿坐在餐车的最前端，抓着两根竖立的围栏，迎风欢呼，让他联想到桅杆。仿佛她是海上最传奇的海盗，而子的餐车就是她的航船

。槐琥伸出佩刀一指，命令他纵身漩涡中与她一同起帆张扬。子也因为她的模样而变得愉快，他问：你笑什么？但槐琥没有回答他，也许是她也给不出答案。

子把餐车停在了公园隐蔽的一角，给槐琥做了一份简单的快餐，坐在作为垣墙的断台边上看着她吃。下面是碎石铺成的浅滩，不远处是人工湖，自动投料机传出噪声，往水里播撒鱼食，然后长久地安静。

“好久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了。”槐琥长舒一口气，双腿交叠，有节奏地用脚跟敲打墙面。子略微侧身，避免受伤的那一边屁股接触硬物。他说：是因为你饿的。

“是你手艺好。”

“但愿吧。”子托着腮，一条腿像变色龙的尾巴一样耷下去。

“你还回去上学吗？”

“我恐怕不行。”

“那如果我帮你向教委申请助学金呢？”槐琥放下餐盒。

“我倾向于拒绝，”子拧一拧眉头，“别管我了。我又不像你，门门功课除了 A 就没见过别的。”

“但是你不觉得，只有完成学业才能拥有一

个正常的未来吗？”她认真地说。子半睁着眼睛，有些困倦地斜睨她一眼，不知如何打发：“这个么……倒是有个老先生来找过我，宣传他的新式办学。”

“新式办学？是前不久也来学校里演讲的那个？”

“呃，你去听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在复习生物。”

“……他说，因为现在论文普遍造假，学分掺水严重，枪手层出不穷，所以他们入学没有任何门槛……他们会请最好的师资教人，教最务实的学问、技能，因材施教，不考试，不评级，如果觉得学不到东西随时可以走人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子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推销员。

“一定有什么代价。”槐琥听完，一语道破其中秘密。子说：“他们不会颁发任何学位证书。”

“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去听的同学都说是在浪费时间了……”

“别再考虑我了，”子摆摆手，“看在我今天替你解围的份上，给个面子，让这事翻篇吧。”

他弄不清怎么说出口的是这句话。明明他准备好的素材是，家里有十五年的房贷要还，董阿伯一年的疗养费也不是小数，自己又没有什么进取之心，考上了大学也是二流三流，出去了也是受制于人的宿

命。但他只是说，算了。算了。槐琥并非死脑筋，看他意不在此，于是罢休。她忽然觉得子这种颓丧的样子也很可爱，怀着一种实验课上用电流刺激青蛙神经的心情，她对他说：

“我们私奔吧。”

她以为子会从墙上摔下去，怎么想都是这样，所以她已经做好了拉他一手的准备。但子像一尊石雕一样纹丝不动，似乎将她的话置若罔闻。恍惚间又回到初见的夏天，清风一样淡的少年走过，那个坐在墙边一派事不关己的男孩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子的冷汗已经浸湿了背心，似乎伤口的疼痛都不再跳动。他花了几个瞬间，头一次认真地考虑过未来——鳞鱼丸小摊的归属、董阿伯的照顾、不能断供的资金……他张口却发不出声音，仿佛声带冻结。短暂地，他又察觉到这样一种潜在现实，槐琥只是戏弄他罢了。他看着槐琥，她眼神的每一次流转都像是要道出这个谜底。为了不让她亲口说出来，子选择了先发制人。他说：“欠妥当吧。”

“你在担心什么？”槐琥毕竟是侦探社来的，她也洞察到子的恐慌。

“你是能正儿八经说出私奔这种话题的人吗？”

“试玉要烧三日满。”槐琥站起来，拉上校

服的拉链。她偷偷掀起餐盒的底，将一张纸钞压在下面，“好了，不跟你辩论了……我可得回去了，万一老鲤报失踪了就不好了。”

“免费的。”矛抽出那张钞票，弹一下对她说。

“给你的医药费啊，真是的……”

矛有些无语的望着消失在树影之间的槐琥，扯一扯领口，让焦虑的热气从脖颈处蒸腾而出。伤口又开始沙沙作痛，他在原地坐到后半夜，悄悄下定了决心，拖着餐车踽踽独行，最后走到龙门近卫局的门口，对盖着报纸打瞌睡的夜班员说：“我要自首。”

三个警员坐在他对面，两个黎博利，一个阿纳缇。阿纳缇警员无精打采，满面没睡醒的样子，一个劲给自己灌速溶咖啡。矛咽了咽口水，问：能给我一杯吗，您光顾我的摊子时我也会送您一份赠品的。阿纳缇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抽出一只一次性纸杯，走到热水机前给他冲了一杯。倒不是为了他那点赠品，单纯看他面相凶恶的同时态度挺好。平时审犯人还得给一根烟套话，现在给自首者一杯咖啡不算过分。左边的黎博利抹掉眇目糊，扫视写字板上的笔迹，问：伤哪了？

“屁股。左边的。”矛如实回答。

“取个证。”

他从椅子上起身，斜着脱下裤子，血液凝固，伤口已经结痂。房间里的吊灯白得刺眼，黎博利警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，说：“提上吧。”

另一个黎博利问：“你用什么打的？”子说：“管子。在书包里。”

警员拎起他两边背带长短不一的背包，眼神询问了一下，然后拉开，倒出几本包着书皮的书，反倒是水管最后一个才筛出来。他拾起那几本书，浏览书名：《调酒师入门》、《观星图鉴》、《无线电技术手册》、《Art of Meatball 肉丸的艺术》，其中还夹着几张超市打折券。他有些纳闷，调侃道：怎么看的书那么杂？

子说：看着玩的。从这一点上讲，他已经犯了抗拒从严的错。这些没有一本是看着玩的。他做肉丸、帮邻居修收音机，需要时刻将知识谙熟于心。至于前两本，是他在二十四小时书店新买的。之前在高台与槐琥的交谈中，他越发感到了自己的浅陋。槐琥说了一种他闻所未闻的鸡尾酒，一颗他见所未见的恒星。它们分别是干马天尼与弧矢增二十二。他想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，以期待可以追上她的步伐，继续与她谈论宇宙和天空——至于人生，它没有什么意义。子不坦白，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可笑。他花了十八

年尚未学会如何去爱，却妄想在一个晚上学会如何相配。警员没有在这上面太下功夫，而是没收了他的水管，问：他们怎么伤的你？

“浮游刃，警官，他说是雷姆必拓黑市上来的。”

“浮游刃？’小姐’不是刚订购了一批浮游刃？跟无人机一批的那个……”

“小子，你真的不是混黑道的？”黎博利警员仔细打量着他的脸，“你这条件，可惜了啊。”

“谢谢。”矛一时不知该回什么好。他喝光苦涩的咖啡，疲惫却丝毫没有减少，像一座快要老死的桥。警员留了个心眼：万一他真的混道上，只是来踩个点呢？他招呼着矛过去，让他站直，拍张正面相备案。

“别垮着身子，真是，本来就不高，这样一崮就更矮了……行了，走吧。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来……本来这事都入不了档案，要说罚款呢，又觉得对不住老实人。赶紧回去上学吧，离考试还有几天哪……”

犯错就该自首——矛默默地收拾好背包，将书整齐地砌好，退出了办公室。他莫名记起去年生日那天，她送了他一把刀。做生鲜要用到的出刃。刀背宽厚，刀刃被他磨得锃亮而锋利。那是一把很好的刀，就像一个很好的人。路过阴暗的走廊时，矛突然感

到一阵困倦，也许是因为失了血。他躺在墙边一排等候用的椅子上，展开外套当作被褥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天行将拂晓时，他呢喃了此次睡眠中唯一的一句梦话。槐琥。抬起舌根，悬在口腔，先是扯动嘴角，似乎有了笑意，接着轻轻呼气，像牧民吹响口哨。两次，两声。他的梦话。槐琥。

我曾经想过当天灾信使，予说，去泰拉的所有地方。有中意的地方，就在那里定居；如果还没找到就死掉了，那就死掉。说完这些，他又不着痕迹地笑笑，补充一句：但是，没能去成。他换了个地方做生意，避开是非，同新顾客攀谈。他手上没有停下动作，仍调试着旋钮，仔细聆听粗糙的播音。考试在即，他得赶快把收音机做出来，作为送给槐琥的礼物。一个眼角有疤、头顶半秃的鲁珀人探头探脑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铃铛？”

“嗯？”予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而一旁本来还和他谈笑风生的客人，看见来者不善，识相地带着饭盒走开了。

“茄子双引号。”鲁珀又说。

“我不懂。”予反应过来，这是在讲暗语。他说：“我不是黑手党。”

“别说笑了，你这张脸不是，谁是？”他鄙

弃地哼一声，又换一种说法：“酒起子放在家。”

“客人，鱼丸要吗，还剩一些。”子索性做起生意。

“你真的不是？”鲁珀人又看他一眼，咕哝道：“白瞎一张凶脸……”

“那我直接问你吧，”他挡住子递来的菜单，从内兜夹出一张照片，展示给子看：“见过这个人吗？”

子的职业性笑容凝在脸上，冻结，碎裂。照片上的人是槐琥。他说：没印象。

“我听人讲，她来你这买过粉肠。”

子还是面无表情：抱歉啊，一天接待的客人太多，记不清有这号人。

“这都能忘？我看她还挺有姿色吧，你看这翘翘的屁股，”鲁珀人不由自主地舔一舔嘴角，下意识还是把子当成道上的人，“要不是这件校服，啧啧，真想看看她那对奶子……”

子拿起抹布擦一擦手，问：“客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？叫我瓦西里。”

子从餐车后面绕出来，说：“那，瓦西里，我要赏你两耳光。”

鲁珀人猛地抬头，迎上子突然的一记直拳，

幸而他混黑道多年，身强体壮，没有立仆，而是很快反应过来，和矛扭打在一起。矛很想打断他的鼻梁，把他的牙打在地上，像蜗牛的牙一样多。正当不可开交之时，一个声音喝止了他们的厮打。花白胡须的沃尔珀教父撑着单手肘拐走来，饶有兴味地欣赏矛擦拭嘴角的血迹，说：“我听说过你，一人一刀闯码头的分舵主。龙门黑道的传奇人物，有兴趣聊聊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瓦西里先生口无遮拦，是他的不对。”教父用指头推着名片，移到他鳞鱼丸餐车的桌面上：“时间，地点，我写在反面了。如果来，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。”

他带着手下扬长而去，像溜进门缝的影子。矛脱力般坐到折叠椅上，手腕又酸又涨。他摸过名片，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词条。那是他在近卫局里看见的，虽然只有几秒，但以他的记忆力，已经足够了。名字来自一个过时的传奇，一个外强中干的榜样，十年前尚且能在龙门暗面作威作福，但随着魏彦吾的翻云覆雨，这个帮派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。或许是惨败于槐琥，扯动了他们最后的遮羞布，令他们不计代价地要报复她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但也只是时机未到。

“头儿……那小子会上钩吗？毕竟咱们也不

是当年……”

萨卡兹跟班的话被老沃尔珀的凶狠目光逼回肚子。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听人提及帮派气息奄奄的现状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有将宝押在别人身上的一天。但他又露出一抹胸有成竹的笑，说：“有件事，你知道么，你刚才在他前面，应该也注意到了，”他说，“北极熊的毛虽然纯白，但它的本来肤色其实是黑的。”

“那万一他，他动了杀心……”

“可能么，先生？他一个卖鱼的匹夫，没有这种骨气。”

“我听说他行事一直古怪，好像能沟通冥界，左兜的烟给活人，右兜的给死人……”

“说得我越来越想会会他了……绅士们，我们到时候，就知道了。”

好像看到了什么新奇的场面，学生们纷纷驻足，向男厕门口看去，状若窥阴癖集会。予戴着口罩，怕被人认出似的，和阿一道走进同一隔间，但他那张脸如果不完全遮住，其实是很好认的。这个场面不可置信之处有三：首先，予出现在了校园之中；其次，阿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；最后，这两个人走

到一起去了。子关死厢门后，外面就聊开了，几个学心理侧写的同学嚷嚷：我早就说过，那个菲林成天阴阳怪气的，肯定是同性恋——子怎么也是啊，我可吃过他的外卖，我不会得梅毒吧？

“甯，子……你不会是喜欢闻这里新换的熏香吧。”阿举起双臂，像推着一块透明玻璃，做投降的姿势，对外面的议论置若罔闻。在遇到真正喜欢的人之前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恋。子递给他一张造影相片和报告单，问：“你能治吗？”——董阿伯的伤势随着季节的到来不可避免地恶化。阿接过来一看，嘴角咧出一丝讥笑，说：这些医院，要价比我爸年轻时候更离谱了啊，他们干嘛不去抢喔。

“你能要多少？”子飞快瞥一眼手表。

“哎，别急，铃响了我也不会去上课的，你，也不是为了来念书的吧？”阿拍拍他的肩膀，比想象中的要宽，他萌生一种想法，子的耐受性应该比一般的实验品要强……可惜现在他是客户，所以还是不要打这个主意。他张开五指，子问：“五十万？”

“不不，只要十五万，”阿抬高声音，眼里满是兴奋，“你也可以用身体支付一部分喔。”

“先这样吧。”子说完，铃声便像长鞭一样抽响。走廊一阵东南西北的践踏，他压低声音：“你清楚槐琥惹到的那个黑帮吗？”

“槐琥姐？啊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侦探所敢惹的，都是稀松平常的人啦。不是软柿子，就是马上要被近卫局取缔的。她现在应该在联系大学咨询事宜吧——”

“你有能增强身体机能的药吗……我是说，还在试验中的，当志愿者就不用付钱吧。”

“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乌萨斯。”阿的眼睛弯成月牙，从挎包里掏索一阵，取出一瓶淡色液体：“荔枝味的，副作用嘛，大概是发炎嗓子哑，细胞失水吧。而且屁量会增多……你最好多买点水。如果你能活着再见到我——开玩笑的——我就只收十四万。”

“最后一件事，”子摘下书包，像分赃一样拿出松松垮垮的礼品盒。丝带已经因为挤压而变得扁平。他说，“帮我转交给槐琥。”

“慢慢慢——”阿挡住他的手，按回书包上，“我可不帮这种忙。子，你得亲手交给她。”

子离开学校后，坐在路边阻挡机动车的矮石墩上，狠狠地攥着他的礼物盒，几乎要将它捏瘪。如前所述，里面装着他制作的收音机。与市面上热销的那种不同，它的频带更宽，而且印刷版上，还画着他的画。除非把它拆开，否则槐琥永远看不见他的匠心。当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更为重要，子迟到了两小时，极大地损害了沃尔珀教父的等待。但他耐着性子等下

去。他知道内部人心涣散，甚至他自己，都暗中订好了潜逃的船票。若不是因为槐琥的仇一直横亘在他的胸口，他早回叙拉古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在本来应该越发谨慎的晚年，他却一再犯错，为小事大动干戈，先惹了龙门近卫局，又动了商业大鳄的奶酪，哪怕槐琥这种微不足道的后生，都是心头的毒刺。不过再等下去，别说把门的，就连贴身保镖都会不耐烦地一走了之。

“牙先生，是吗？你不太准时。”

“龙门不是哥伦比亚、不是维多利亚，没有准时的习惯。”牙用手绢擦着脖子上的汗，顶回去。他大概也知道了此刻的处境，自己是被需求方，言语也就更加大胆。倒是沃尔珀教父，他十指交叉，彼此压迫得生疼，反复提醒自己不要迈进这该死的水产小贩的语言陷阱。他不想再纠缠下去，他已经老了。

“十万，那个女孩。”他推过去一张写好的支票。

牙略微起身，老人以为他介意条件，不紧不慢地跟一句：“你不做，也有别人会做。”

牙重新板正地坐回去，手插进右兜，惊得四周护卫纷纷掀开外套拔枪——但他只是掏出一瓶饮料，旋开盖子，环视众人喝了一口。偃旗息鼓时，他又伸进左兜，引动新一轮戒备——他夹出一根烟，递过

去，被老人拒绝了。

“我在想，如果你的烟是从右边拿的，会不会是警告。”教父挥挥手，叫那些保镖不要那么风声鹤唳，让别人的无心之举吓到，最终丢脸的是他。子收回香烟：“你都是从哪知道的这些规矩。”

“这算是承认了么？”

“啊。是啊。”子注视着老人，不用自己找话题，谈判倒没有想象中那么惊险，但他浑身还是渐渐燥热起来。他说：“我退出黑道好多年了。”

他编了很多版本，比如自己其实是黑道龙头、警局卧底，或者就顺着传闻，扮一回分舵主。斟酌一番后，还是选择了退隐的形象，更不易教人怀疑。教父眼中闪过难以察觉的得意，说：“我比你大了四五十岁，年轻人，你还是欠火候。”

“我喜欢龙门，但不喜欢它的监狱。办任何事需要风险，也需要代价。你是老资格，不用我提醒了吧。”

沃尔珀人眯起眼，仔细打量着这个只身赴会的少年。心想他是不怕死呢，还是穷疯了。自诩摸清了他的底细，但越是单纯的人，越容易把握不住。他戴满戒指的手敲击公园露天的石桌桌面，问：“你是卖鱼的，应该不会出错。”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一个月税后能净挣多少钱？一千五顶多了。你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骗子，比一粒烟灰还小。”

后半句子甚至没有听见，他的身体中有火海在燃烧，血压一路飙升，几乎撬开他的大脑，耳朵里像几十架飞机一并起飞。他打开瓶盖，与之前只抿一口不同，他这次仰起脖子，全喝光了。对面的人笑着摇摇头：“这样的示威可不够格，怎么也得拿刀插大腿才有威慑力啊。”

“我直说了吧。你知道她为什么在我那里出现过？因为她是我的同学。”子喘着粗气，说话断断续续的，将支票推回去，“虽然我不上学了，但她算是我处得最好的一个同学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得加钱。”子撑着大腿，嗓音沙哑，也许是做出了巨大的心理斗争。他还是觉得渴，手再次伸进右兜。

“那，你想加多少？”沃尔珀教父从支票簿里撕下一张新的，连笔一起再推给他。出乎意料地，子没有接过去，而是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，力度大得几乎可以把骨头捏碎。他诧异地抬起头，看见子满布血丝的眼睛，和因为缺乏营养而鲜红的牙龈。他拿出的不是饮料，而是一柄明晃晃的刀子：

“加你一命。”

槐琥盯了很久的那班列车也开动了。她的视线由聚成的一束散成失焦，眼中掠过一张张陌生人的倒影，航行器摇晃着向远方奔赴，载着远走的希望或是孤独。移动城邦之间的交通极依赖于这种机器，其中做得最好的是企鵝物流与罗德岛。刚才哐带着阿来送行，开始还好，越到后面，阿越忐忑不安，一个劲瞄着表，教唆她换乘下一班，怪得槐琥都难免要怀疑，问：“你是不是给什么乘客下药了？”

侦探所的两人走后，她终于可以稍稍放松自己，脊背陷进柔软的靠垫，像瓶子陷入流沙。她这几天为了择校和学习，很少能睡个安稳觉。驾驶员还没有上车，她习惯性望着窗外，邻轨的列车走后，进站空荡的门户向她洞开，吞吐着游客与光影。予踉踉跄跄地挤开人群跑进来，槐琥看见他，直起身站起来，怀着意料之中的惊讶，走到车门前等他。予喷了香水，头发梳到同侧，穿一身显小的礼服，纽扣系到最顶一颗。他讪讪地解释：喷了点啫喱水。槐琥瞧见他发梢上的一点暗红，说：甚至还做了挑染。

“啊？挑染？呃，大概吧。”予回头望了一眼，将收音机交给她：“我应该等不到你生日了，那时候应该是新学期。”

“你自己做的？”槐琥接过来，掂一掂份量。子又回头看一眼，说：“本来我还准备了礼物盒，但是被弄湿了，就……”

“谢谢你，”槐琥推一推眼镜，笑着说，“不过，昨天晚上怎么没出摊？”

“嗯，我去找那个跟你说过的那个老先生了，就是新式学校的校长，”子说，“跟他谈了谈对以后的规划，他说我很幼稚，很天真。”

或许是对爱情的见解，或许是对职场的分析，或许是对人心的参详，子得到了幼稚的批评。真正的世界不是童话，老先生说，还有那个你说的菲林，她就比你成熟——成熟但不够成熟。子要把这个消息带给槐琥，他是奔跑着来的，反而真到了她面前又胆怯了。偌大的车站井井有条，他却找不到一处地方摆放自己。身后的视线一直跟在自己身上——刚迈进大门，就有近卫局的人凑过来，问：“子，是吗？星熊警官想见见你。而且我们曾经看见你出入过公园现场……”

子打断他的话：“警官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想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一定会配合的。但是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，我来这里送个人。我怕我以后都见不到她了。”

航行器前端的红灯转成黄灯，督促乘客尽快

返回的提示音循环地响起。槐琥指着身后的庞然大物，说：那我回去了。谢谢你能来送我。

子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挺直了身子，原来他也是可以很精神的，只要他想。而他的声音疲惫，一如既往。

“我想过最好的剧情，是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自由，去自己喜欢的城市，看喜欢的风景，学向往的知识，成为想要成为的人，”子双手插着口袋说，“槐琥，这么好的剧本，你可别演砸了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槐琥学着侠客的样子，抱拳拱手，转身离开。

槐琥回到车厢，坐在座位上，隔着窗户看子。他身边冒出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人，带着墨镜和贝雷帽，像爱护弟弟一样拍着他的肩。槐琥总觉得这身制服在哪见过。她想再确认一遍的时候，子已经闪出了视野。伴随稍许的耳鸣，航行器从轨道上滑出平台，接近云层。收音机突然传出刺耳的杂音，像初秋将死的蝉鸣。她把声音调小，它却吱一声断了信号。龙门在她的眼中越发渺小，她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成长，日光散落于她身上披靠的薄毯。在深深浅浅的回忆里，槐琥放匀呼吸，缓缓闭上眼睛。一阵轻微的颠簸，仿佛大脑皮层的精神波动，航行器驶出龙门边，她正梦见老虎。